

心灵的 歌唱

丁雅贤 著

探索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的奥秘

Xinlingdegerchang

Tansuominzu shengle yan chang yu shu de aomi



沈阳出版社

心灵的 歌唱

丁雅贤 著

探索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的奥秘

Xinlingdegechang

Tansuominzushengyueyanchangyishudeaomi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灵的歌唱: 探索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的奥秘 / 丁雅贤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41-4548-0

I. ①心… II. ①丁… III. ①民族声乐—歌唱法—研究—中国 IV. ①J6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080332 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17.75

字 数: 3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代雪华

特约编辑: 李 震

装帧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立 众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548-0

定 价: 3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mail: sy24112447@163.com

探索传承民族声乐技艺
桃李芳菲歌唱美好人生

题贺丁雅贤教授文集问世

吴祖尧



二〇〇年五月四日



▲ 1987年“全国民族声乐理论研讨会”期间与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吕驥先生在沈阳



► 2010年元月回母校——沈阳音乐学院，在“劫夫园”音乐家李劫夫院长塑像前



▲ 2010年初春回母校——沈阳音乐学院拜望老院长丁鸣同志



▲ 与著名民族声乐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王昆大姐在一起



▲ 与著名民族声乐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一起



▲ 与声乐主教老师程浩教授在一起



▲ 与声乐导师林俊卿博士在一起



▲ 附中时“说唱音乐课”老师路远震教授——我的民族声乐启蒙老师



▲ 我的京剧导师诸世芬先生



▲ 1956年3月16日东北音专“民间演唱班”成立时的首届学生——“五姐妹”。



▲ 1977年恢复“民族声乐专业”时，只剩下郑肃兰（右二）王亚南（右一）和我，人称“民族声乐三铁杆”，另一位是我的学生罗兰。



▲ 1985年6月8日沈阳音乐学院又在全国率先成立“民族声乐系”，——本院毕业生赵燕（右二）、朱玉（中）和刘辉（左一）等均留校任教，主科师资队伍扩大



▲ 1996年地方院校中，我院民族声乐系首个被国务院“学位办”批/获“硕士研究生授予权”



◀ 2010年3月民族声乐系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特色专业”；我系“北方女子合唱团”为国庆60周年进京，在“国家大剧院”汇报演出



1950年~1966年演唱“王大妈要和平”、“妇女自由歌”、“看秧歌”“八月十五月儿明”，歌剧《白毛女》、《刘胡兰》、《小二黑结婚》选曲，单出头“小老板”以及我首唱的“人民公社是金桥”、“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公社四季”、“说唱雷锋”、“山歌向着青天唱”等；1967—1985年演唱交响乐《沙家浜》、现代京剧《海港》全剧、《杜鹃山》选段，吉剧折子戏《包公赔情》，歌唱“纺线能手”周副主席、“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东琴书“大刚与小兰”以及1982年个人民族声乐《演唱会》等等。



◀ 1990年《师生音乐会》演唱新疆民歌“农庄姑娘”等



▲ 《师生音乐会》节目单封面



▲ 赛音比力格献上采自内蒙古大草原永不凋谢的“干枝梅”



▲ 师生共唱“我的祖国”



▲ 与河南豫剧大师常香玉在一起



▲ 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第一人——歌唱家鞠秀芳教授在一起



▲ 歌唱家朱玉教授及学生姚俏，我们师生三代人



▲ 与学生丁义



▲ 与回校参加《师生音乐会》的国家一级演员范琳琳、董青、赛音和吕龙等在一起



▲ 民族声乐系排练，表演者：赵德山、卢铁林



▲ 2006年与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合作，参加中山音乐堂《盛世音乐文化周》演出并赴内蒙巡演



▲ 在《中国民族声乐理论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 在第31届《国际中国传统音乐研讨会》续会 (ICTM) 上发言



◀ 2006年北京《金秋音乐酒会》(左起依次) 小提琴家柴志宏(我的大儿子)、美国钢琴家茵娜特、小提琴家柴亮(我的小儿)、钢琴家张惠琴、作曲家傅庚辰、丁雅贤、作曲家柴琨(我的老伴)、青年歌唱家朱佳丽、“美中基金会”执行总裁李黎

写在前面

今年，是我考入东北音专附中 58 周年，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教学创建 56 周年，我从事民族声乐教学 51 周年。在历史的长河中，50 年只是短短一瞬，然而对于我个人，它几乎就是我的一生。

50 年代初，是民族唱法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土唱法”而被排斥的年代，是音乐院校中的民族声乐专业艰苦创业的年代。我的半个多世纪民族声乐艺术实践的足迹，就是沈阳音乐学院（也是全国音乐院校）民族声乐艰辛探索，专业教学从无到有，并逐步发展壮大的历史缩影。我是这段历史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人。能为自己深爱的事业付出全部青春和年华，为此，我深感荣幸和自豪。

由于现在很多人（也包括我们部分民族声乐工作者自身），对我国新民族声乐及其教育的发展历史了解得很少（甚至还有误解），对民族声乐概念的界定也不很清晰，等等，因此作为一个“老兵”，我感到有必要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的民族声乐生涯和心路历程梳理一番，介绍给大家。这对已故的前辈是一种告慰，对老朋友，是一段重温的回忆，对我的学生和后来人，可能是良师益友，也是留给他们的一个纪念。我希望它对我国民族声乐今后的发展能有一点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中国民族声乐作为一种新唱法的出现，主要应从延安时期算起。王昆、李波、郭兰英在 50 年代初“洋土”两种唱法“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被称为代表民族唱法的“三杆大旗”。王昆同志六七十年前，从延安、从“白毛女”走来，一路不断学习、探索和提高，85 岁高龄时仍奇迹般地高歌于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之上，她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批著名歌唱家。王昆艺术和“东方歌舞团现象”给我的研究以很大的启迪。她从更高更广的角度审视民族声乐的发展趋势和未来，注意到民族声乐歌唱中“千人一面”的现象，坚持继承、创新和发展百花齐放的信念。郭兰英同志从戏曲舞台走来。她最早把传统戏曲艺术的演唱精华与民歌、新创作的民族歌曲结合，特别是在与新歌剧演唱的结合中，大大拓宽和丰富了新民族唱法的演唱方法与技巧，对民族声乐整体演唱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震撼心灵、久唱不衰的经典佳作，为民族声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们是中国民族声乐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如果说在当今中国民族声乐界有泰斗的话，那也非王昆、郭兰英莫属。我就是唱着她们的歌走进了东北音专，成为了全国音乐院校中最早创建的民族声乐专业的第一名学生，并从 1960 年开始从事专业教学。我 1974 年开始的理论研究，是来自我自己的，也来源于他们那一代歌唱家和戏曲、说唱表演艺术大师们的演唱实践，我所做的只是研究探秘和理论升华，把我自己和他们对民族声乐的审美理想、演唱特色和演唱技法等尽量用文字表述出来，以便传承；七十年代，歌唱家朱逢博、李谷一的出现，拓宽了民族唱法的演唱路子 and 演唱风格，流传了一大批清新美丽、民族特色鲜明的歌曲，展现出了“混声唱法”生机勃勃的新景象，这是新民族唱法历史性的突破。1980 年，山东艺术学校的年仅 17 岁的彭丽媛，作为山东代表队的成员在北京文化部的民族民间唱法会演大会中

大放异彩、脱颖而出。之后她演唱的那些新时期脍炙人口的新民族歌曲和民族歌剧，受到广大群众的青睐，成为了新一代歌唱家们学习的样板，新民族声乐队伍的领军人。朱逢博、李谷一和彭丽媛等人的相继出现，续写了我国新民族声乐发展的历史，也为我的理论探索增加了新的内容。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构建中国民族声乐体系的宏伟目标，是几代音乐界领导，以及所有民族声乐人的共同夙愿和责任。我们不但要注重对它的实践，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对其理论上的总结。我多年来也为此做了一些工作，例如1980年，在第三届“沈阳音乐周”首次发表的论文《谈声乐演员的基本功》就提出了我国民族声乐演员必须具备“六项基本功”；而后完善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是‘声情并茂，字真味浓，形神兼备，情神相通，唱表结合，相辅相成’的‘声、字、味、形、情、神’（六大要素）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立体、综合的演唱艺术”的理论雏形。我希望我的见解能对民族声乐教师自身修养和教学质量的再提高，对民族声乐的长远发展有所启示和帮助。

大家知道，艺术上有许多东西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我深知自己不是理论家，更不是美学和哲学家，充其量只是个实践的“里手”。我没有那种深邃的哲理思辨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更不具备进一步归纳和演绎事物深度的能力。比如，艺术表演中的“神”，我发现了它，感悟了它，也可以在表演中体现它，但却不知该怎样恰当地去锁定它，深入地阐述它，最终给予其合理、精到的诠释。这一点我只能对读者深表遗憾。

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当前，我国的民族声乐事业虽然已经蓬勃发展，我院和各兄弟院校人才辈出，成绩

斐然，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比如：怎样看待和解决“千人一面”的问题；什么是“科学的”民族唱法；如何在声乐教学中进行除了声音以外的其他有关特有素质和技术技巧训练的问题；如何把对传统声乐艺术精华的继承不只停留在口头上，还要实实在在地传授给下一代，切实提高民族声乐的教学水平与表演深度……为此，我们仍须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作风，不断努力进取，携手共进，从而使民族声乐事业能更加科学、健康地、持久地发展。

这里，我把师长和朋友们对我 50 多年来艺术求索的一些评论（包括学生们的肺腑感言），当成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它可以帮助读者多方面了解我曾走过的路，同时也是对我书中观点的另一种解读，他们的诚挚与高水平，为本书增光添彩；那些大师雨施，友人题赠，兰薰桂馥，稠厚醇醇，珍藏数年，也一并收在文集中，与读者共同分享！

《心灵的歌唱——探索民族声乐演唱艺术的奥秘》是我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微尽绵薄。书中所述若能与同行共识，受到专家指导，对后人有所启迪，这便是我编撰并使之付梓的初衷。

作 者

2011 年春于北京

序一

丁 鸣

不久前，丁雅贤同志拿来这本文稿，希望我抽点时间给她把把关，并提出请我为其作序。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我考虑再三。如果说我被她说服了，倒不如说是在看了书稿后受到感染和触动。它让我回想起几十年前的许多有关往事……可以说，当年在李劫夫院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推动下的沈阳音乐学院，在开辟民族声乐教学的进程中，丁雅贤同志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自1954年丁雅贤走上沈音舞台之后的五十多年来，她苦守民族声乐这块阵地，矢志不渝，经历了漫长、曲折和艰辛，以顽强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在中国民族声乐演唱、教学与理论研究领域奉献了一生，可谓难能可贵。

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在1979年，我主持了她的民族声乐问题学术报告会。会后，我激动地讲过这样一段话：“丁雅贤是我们摸着脑袋长大的，她是我院培养的第一批民族声乐试验田的学生。当时我们建立民间演唱专业，有很多人不同意，说民族唱法不科学，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丁雅贤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民族唱法不但科学，而且是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学科，创建民间演唱专业是完全正确的。丁雅贤不仅是成功的民族声乐歌唱家、民族声乐教师，今天她的《中国民族唱法浅论》，也向世人宣告了她还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民族声乐演唱理论家。她的这一报告必将在学术界、声乐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为适应新的形势，由东北鲁艺部分骨干力量组建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当时，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与中央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无法相比，需要在人力物力，特别是在教学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当时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发挥鲁艺传统的优势，力争在“民族”方面做出自己的特色，培养更多的民族音乐人才。首先我们在各系加大民族音乐课的比重，为此请不少戏曲和说唱艺术家来校讲课，派出青年教师深入民间采风，在作曲系强调创作民族风格的作品，在管弦系鼓励师生多演奏本民族的作品，特别是花大力气办民族器乐系，聘来了像赵玉斋、曹正这样的民乐大师任教，选录好学苗，培养后备人才。唯独对在声乐方面如何体现特色感到方向不明，人才难找。显然，民族声乐可否纳入学府、走进课堂，这与当时的“洋土之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纵观国内外，在音乐院校从来只有美声唱法。偏巧此时冒出个丁雅贤，一个附中学小提琴的学生，在音乐会上有声有色地表演梆子、大鼓，全校师生为之轰动，也让我们始料不及。但此时，我们似乎找到了民族声乐的一个重要爆发点。抓住这一时机是我们领导班子的共识。李劫夫当时有句生动的话叫“让丁雅贤在学校开出王昆、李波、郭兰英那样的民族声乐之花”。于是，一方面给丁雅贤创造机会鼓励她继续努力，一方面从组织入手——1956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声乐专业。1956年底，刘芝明部长率领喻宜萱、郭兰英和前苏联专家等专程到沈阳音乐学院考察，对我院民间演唱专业的创建，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并定下了我们到北京在全国声乐教学会议上进行汇报，这一切使我们深受鼓舞。

丁雅贤是个有才华又很聪明的人，她善于抓住机会，勤于思考，敢于创造。当认识到自己声音的局限时，便在不同老师的教导中寻找能够提高的途径。她抓住去上海进修的时机，如饥似渴日夜苦练，很快掌握了林俊卿博士的方法，使自己由真声唱法改变为混声唱法，大大拓展了音域和演唱能力，以致林先生执意挽留她任教。

1960年，她成为第一个本科民族声乐教师。在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她摸索前进，认真总结，在一次汇报中提到的经验、教训与建议让我印象深刻。

“文化大革命”中，丁雅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又抓住了仅仅可